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曝書亭集卷六十二至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蔣維壂

曝書亭集卷六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傳一

汪克寛傳

汪克寛字仲裕一字德輔徽州祁門人幼而知禮晨必省父母長者在侍立不敢坐就塾曉行者過之書帷燭未滅也長從學胡炳文吳仲迂泰定三年秋舉江浙鄉試出

鄧文原之門明年下第歎曰道不行曷著書立言以詒後世乃與金華許謙鄱陽朱公遷建康彭炳講論道學弟子著録者日盛所居山谷環繞學者稱之曰環谷先生陳友諒聞其名欲迎之遂由黟山避地太平之紘歌鎮洪武元年有薦于朝者辭不就二年正月以幣聘入史局史成不願仕賚金帛賜歸五年冬以疾卒克寛邃于經學易有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周官類要經禮補逸春秋有纂疏提要左傳分紀諸書惟春

秋禮刊行其後永樂中胡廣等奉勅編纂大全據纂疏以為官書罔上而不之察也

貝瓊傳

貝瓊一名闕字仲居一字廷琚一字廷臣崇德人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吳累徵不就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六年除國子監助教先是宋濂為司業主建安熊氏之說謂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宜秩祀于天子之學議雖不行士大夫多有疑其說

者瓆乃作釋奠觧曰或欲祀三皇于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按周禮有道有徳者使敎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髙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也又凡始立學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下云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盖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同也是

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載稽之史漢魏之主取舍各異周孔迭為先聖孔顔互為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顔子唐永徽中復武徳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為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歴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是唐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于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于天下非一國

所得專者故天下通祀之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為先聖顔子為先師而三皇不預也今欲崇三皇為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為先師使混于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為不可也或曰古者祀舜于虞庠祀禹于夏學祀湯于殷學祀文王于東膠舜禹湯文並得祀于學何獨於三皇之祀非之曰周立四代之學故祀舜禹湯文今祀三皇將於何學與雖然三皇之功及於人者遠矣而領之於

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識者服其持論之正瓊又慨古樂不作徒有成均之名爲大韶賦見志九年改中都國子監助教勲臣子弟交僤之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瓊與餘姚宋禧皆從學楊維楨之門瓊之論曰立言不在嶄絶刻峭而平衍爲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樂蓋學于維楨而不汙所好者也禧初名元禧字無逸元至正十年鄉貢除繁昌教諭之官一十九日即棄

歸遭亂授徒自給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分撰外國傳事畢還

王彛傳

王彛字常宗其先蜀人本姓陳氏父事元爲崑山州儒學教授遂遷嘉定洪武三年以布衣召修元史書成賜金幣遣還又薦入翰林以母老乞歸築歸養堂自號嬀蜼子閒居考求古制製冠巾衫裳帶屨以服或謂之曰今人而不服今之服是得罪有司也天子嘗賜之織幣

而不製為服服是隱君之賜也荅曰彝初未入仕布衣也而服斯服將以入麋鹿之羣焉君之賜其可褻乎彝蓋以自便也然古之意則存焉爾矣以今之人而服之其可不自古其人與彝嘗游天台從學于孟夢恂故其文特醇雅時楊維楨以文雄于東南從游者甚衆彝作文妖一篇詆之辭曰天下所謂妖者狐而已矣然而文有妖焉殆有過于狐者夫狐也俄而為女婦世之男子不幸而惑焉者莫不謂為女婦則固見其黛綠朱白柔曼

傾衍之容所以妖者無乎不至故謂之真女婦也雖然以為人也則非人以為女婦也則非女婦由其狡獪幻化為之此狐之所以妖也文者道之所在曷為而妖哉淅之東西言文者必曰楊先生予觀其文以淫辭譎語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聖之道顧乃柔曼傾衍黛綠朱白狡獪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婦者也宜乎世之男子之惑之也予故曰會稽楊維禎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止於殺人之身若文之妖往往使後生小子

羣趨而競習焉其足以爲斯文禍匪淺小也文而可妖哉然妖固非文也世盖有男子而弗惑者何憂焉魏觀知蘇州府事修孔子廟學作南門歲行鄉飲酒禮必請彝爲文觀誅彝與高啟俱伏法彝之被名續修元史也鄉人杜寅張簡與之俱寅字彥正青城人僑居吳縣洪武八年爲岐寧衛知事與經歷熊鼎並賜狐裘官至兵部侍郎簡字仲簡吳縣人初師張雨爲道士元季兵亂以母老歸養遂返巾服臨川饒介分守吳中自號醉樵

延諸文士作歌簡詩擅場居首坐其次高啟其次楊基介贈簡黃金一餅啟白金三觔基一鎰簡自稱白羊山樵

趙壎傳

趙壎字伯友新喻人元至正中貢于鄉官上猶教諭人目為南郭先生洪武元年帝既平定朔方冬十一月詔發祕府所藏元十三朝實録以宋濂王禕充總裁官徵山林遺逸之士纂修元史凡一十六人汪克寛胡翰宋

禧陶凱陳基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高啓曾魯壎與馬明年二月開局天界寺秋八月史成為本紀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宣國公李善長奉表以進人賜白金文綺而順帝三十六年事無實錄可考於是翰林學士宋濂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黄肅發凡舉例奏遣使呂復歐陽佑黄盅等一十二人徧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送上官復至北平遣儒生危於等分行

燕南北開局于故國子監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以及野史碑碣靡不采訪有涉蒙古書者譯而成文舁至行中書請官印封識達京師三年二月仍命宋濂王禕充總裁官續成元史纂修一十五人朱右貝瓊朱世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壎仍與焉秋七月史成進上以卷計之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有六其前書未備者補完之有詔刊行仍人賜白金文綺張宣等得授官壎還田里六年秋九月

詔編大明日歷以詹同宋濂充總裁官樂韶鳳充催纂官纂修凡七人吳伯宗朱右朱廉徐一夔孫作徐尊生壎復與其列十二月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夏五月朔日歷成既而帝以韻書比類失倫命儒臣十一人重加刊定翰林院侍講學士樂韶鳳宋濂待制王僎修撰李叔允編修朱右朱廉典簿瞿莊鄒孟達典籍孫蕡答祿與權壎又與焉八年九月遷靖江王府長史壎以宿學自布衣歷史官朝廷凡有撰述輒與選嘗進甘露頌為太

祖所稱高麗使臣來朝賜之燕樂作使臣以下國有喪
辭壎曰小國之喪不廢大國之禮帝是之及為長史俾
與宋濂等議定王國禮樂王游中都講武事有詔令壎
從繼因詣闕奏事行中左門監察御史吉昌劾其非人
臣禮宜下法司治罪帝特宥之

陳基傳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從學黄溍游京師授經筵檢討既
而歸里奉其母入吳教授諸生起行樞密府都事張士

信鎮淮安基以江淅左右司員外郎參其軍事改參張士誠軍士誠稱王基諫止不從士誠欲殺之旣而赵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洪武二年召入預修元史還卒于常熟縣河陽里基有文譽最為戴良所稱謂元之能文者虞揭黄柳繼之則莆田陳旅新安程文臨川危素其後則基而已

高啓傳

高啓字季廸長洲人張士誠據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

參政饒介為諮議參軍事介見啓詩驚異延為上客啓
謝去隱于吳淞江之青丘自號青丘子洪武元年冬詔
修元史啓與里人謝徽傅著同被名徽字玄懿著字則
明既至分科修纂史成著還啓徽皆以布衣入内府教
胄子時太子賓客梁貞兼祭酒事三年正月啓夢偕徽
晨候午門貞在焉有揖之者曰二子當遷矣又顧貞曰
諸生盡以屬公啓曰得無遠調乎曰煩傅開平王爾既
寤以告徽越三日率諸生立右順門俄而梁貞至傳帝

命曰勑諸生出受業國子監隨悉引去明旦將朝中使
宣啟徵甚急曰有詔命開平王二子侍東宮學俾爾二
人授之經果如所夢逾月徵夢啟同被召至帝所帝持
告身一紙竊視之其文有翰林院三字以授徵徵受之
忘拜繼授啟啟拜而受之及寤亦以告啟越六日帝御
奉天門中書右丞汪廣洋侍命中使召啟升帝曰諸儒
在學久以布衣遊吾門可乎顧廣洋曰汝亟以翰林職
處之因趨謝而徵以他事出不得拜明日啟徵皆除翰

林編修又如所夢是年秋徽母吳夢中使舁二櫝以授徽以其一授啟發之各有白金徽又以告啟既而帝御闕樓命中使召二人既至擢啟戶部侍郎徽遷吏部郎中啟以年少未習握算辭徽亦辭帝允之各賜帑金命左丞相李善長給牒放還啟乃與徽連船歸于吳夢復驗方啟在史館最為國史院侍講學士魏觀所知會觀出知蘇州府為啟徙居城中夏侯里交接甚密觀改修府治啟為作上梁文觀得罪誅啟連坐腰斬于市年三

十有九徵復起國子監助教卒于官著歸為常熟教諭

魏觀行鄉飲酒禮長洲教諭周敏侍其父南老著侍其

父玉皆降而北面立觀禮者以為盛事歷仕山西潞安

知州最後獨存啟善文尤工于詩徵稱其清遠縟麗縱

橫百出若八駿追風而馳於時蜀人楊基徐賁潯陽張

羽皆流寓于吳與啟齊名號吳中四傑

傅恕傳

傅恕字如心鄞縣人洪武二年以布衣詣闕陳治平十

二策其一請罷榷鹽茶曰煮海為鹽采茶于山窮民以救凍餒非有所損于人而後世急功利之臣導其主設重典禁之罪乃與盜賊埒非先王之政也帝覽之喜命入史館同修元史史成出知博野縣事恕少日善飲及壯以三爵自限且為文以戒曰小人哉傅恕也爾負學者之名何為乎沉湎于酒顛覆厥德上有垂白之親下有孩提之子疚中乃身雖悔曷及惟于古人是傚是則限以三爵罔敢少益歷觀載籍飲酒之失君嗜之而喪

邦臣耽之而溺職而今而後縱鼎鑊在前刀鋸在側毋踰此限戒之必力庶幾不為狂藥所移而甘入小人之域博野兵革甫定慨為立學宮廣儲蓄招徠離析以勞卒于官既歛惟遺殘書數卷貧不能歸葬百姓哀之歛錢瘞之于縣城之北

朱右傳

朱右字伯賢臨海人元至正末司教蕭山遂徙居上虞之五大夫市問學該洽尤長書禮春秋其文深醇精確

簡而有度嘗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罰培塿者忽嵩華之高矣予故其所作一以經為本劉仁本駐師餘姚州作雩詠亭于龍泉左麓集名士四十有二人修禊賦詩右與馬洪武三年以宋濂薦名修元史史成乞還田里六年名修日歷除翰林院編修七年與修洪武正韻八年擢晉相府長史尋奉命同宋濂定議王國禮樂晉王隨太子游中都講武事右實從九年以疾卒葬蘭風鄉右嘗編性理本原揭河圖洛書于首次太極圖説次西

東銘附以通書以正蒙爲末𢇁不錄其嚴于論學若是又以深衣之制世代沿革襲以成俗無復古意乃援禮經及先儒之說求合古制使宜于今作深衣考學者稱焉

王廉傳

王廉字希陽青田人僑居上虞洪武二年用學士危素薦授翰林編修明年與修元史又明年偕典簿牛諒使安南還改工部員外郎固辭出爲澠池縣丞十四年擢

陜西左布政使康窮研經史所著迂論多闡先儒所未發其論金縢曰金縢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夫公既面郤二公穆卜以為未可戚我先王乃私告三王自以為功此憸人佞子之所為也死生有命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則為不知命且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圭璧要之乎則非達孝至于卜冊之書既曰公別為壇墠則不于宗廟之中明矣不于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于宗廟又私啟之即使

金縢在廟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乃復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卜豈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啟金縢者即此五端反復詳究頗疑金縢非古書也其論大夫士立廟略曰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則不能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升適士適士升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因其理也適若先大夫既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為大夫者而為適士為官師不當祭其廟將毀其主乎抑存之

乎毁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于宗子與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為大夫者有事于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為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為大夫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為適士為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

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于君謂之干祫今欲祭于曾亦將請于君與又宗子為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為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茍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意各隨見為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為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君子謂之善言禮廡無子卒葬杭州之西山

朱廉傳

朱廉一名世濂字伯清義烏人父同善學于許衡廉學于黄溍李文忠鎮嚴州薦授釣臺書院山長洪武三年以續修元史名史成與徐尊生趙壎朱右乞還田里六年與修日歴授翰林院編修八年秋擢楚相府長史從楚王講武事于中都繼因奏事行中左門監察御史吉昌劾之詔勿問十一年三月以耳聵賜致仕廉嘗扈從至鳳陽中塗作紀行詩以獻帝覽之嘉歎遂和其詩徐

尊生字大年淳安人先廉名議禮與修元史曰歷授以
官辭洪武十年復以秀才舉宋濂將歸帝問曰卿歸孰
可代卿者濂以尊生對遂授翰林應奉

曝書亭集卷六十二

曝書亭集卷六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傳二

戴良傳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父暄與柳貫交命良受業于貫并從黄溍吴萊游又學詩于余闕旁及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貫卒良持心喪三年元末以薦授淮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時太祖兵已定浙東良乃避地吳中久之挈家浮海至膠州欲投擴廓軍前不得達僑居昌樂洪武六年還變姓名隱四明山十五年徵入京試文詞留會同館命光祿給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明年四月卒于獄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元亡後不忘故君舊國所為詩文悲涼感慨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于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則于二子庶幾無媿同時江陰王逢

字原吉至正中臺臣薦其才稱疾辭避亂青龍江旋徙上海築艸堂以居自號最閒園丁張士誠據吳逢為畫策使降元拒太祖士誠辟之不就元亡後賦詩激昂甚于良洪武十五年以文字錄用有司敦迫上道子掖任通事司令以父老叩頭乞請太祖命吏部符止之逢年七十元日自製壙銘是歲卒

唐肅傳

唐肅字處敬先世家杭州新城遷于山陰博通經史旁

究陰陽醫卜書數之學兼工篆楷書元至正十九年中浙江鄉試授杭州路黄岡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華雲龍定嘉興肅内附例徙濠洪武三年召修禮樂書擢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旋以疾失朝免官謫佃濠之瞿相山自號丹崖居士歲餘卒年四十有四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嘗為韓國公李善長草露布太祖異之問起草者誰也善長以實對帝令飛騎召之使者未喻帝意械繫至京師愚士懼度不得免道經其姑之

門告使者止促其姑出曰善為斂尸愚士泣姑亦泣行至東華門已曛黑入見帝明燈坐便殿問曰汝曾艸露布耶對曰然俄而中官以短几置愚士前帝令坐授以封諸王册曰汝其潤色之對曰臣萬死不敢當帝曰姑旁注之愚士乃奉命注畢仰視燭影中帝色喜良久乃出至姑家姑為具酒食相慶焉愚士性孝友父死函骨歸葬于赤土山求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厓斷石靡不蒐訪纂錄時時伏讀聲淚悽咽聞者為之掩涕其留京

師李景隆延以教其子方孝孺薦之於朝建文二年授翰林院侍讀明年病卒肅之未從濠也與上虞謝肅齊名時號會稽二肅而愚士暨同里鎦績毛鉉蔡庸皆以善詩聞越人呼曰唐鎦毛蔡謝肅者字原功舉明經歷官福建按察司僉事出按漳泉有虎患肅移文告于神虎遁去坐事被逮太祖御文華殿親鞫之肅大呼曰文華非拷掠之地陛下非問刑之官請下法司乃下獄獄吏以布囊壓之死績三茅書院山長涣之子教授鄉里

不干仕進所居西江草堂榜于門以賣文爲活有得輒市酒娛賓客嘗有客至呼其字久不出窺之則其妻方拾破紙以代爇薪一笑而已其子師邵亦能詩鉉字鼎臣從唐肅授毛詩用薦官國子學錄

錢宰傳

錢宰字子予又字伯均會稽人吴越王鏐十四世孫元至正間中甲科以親老教授鄉里洪武初徵修禮樂書尋以病還六年授國子監助教十年三月以年老告歸

帝許之敕曰朕戡定四方即開學校延師儒俾勗賢子弟凡民俊秀莫不從學教以經史六藝助教宰在學數年綽有成效朕方喜諸生有所矜式丙年滿七十懇辭還鄉特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爾尚師表一鄉訓誘後進庶幾不媿古鄉大夫之教則朕猶有望焉二十三年名為會試考官二十七年有詔徵儒臣定正尚書蔡氏傳宰暨翰林編修張美和儒士揭軌等二十六人皆被名既至帝語之曰爾等亦知天象乎奎壁之次黑氣

凝馬久矣奎壁文章之府也今年春氣始除文運其當興乎命開局翰林院賜宰等綺繒衣被入朝班侍衛之首讌坐殿中時帝以海内太平思與民偕樂建酒樓十于城門外繼又增建五樓令民沽酒樓四方賓旅樓成其一曰醉仙命宰等飲其上并給以鈔宰等各獻詩稱謝帝命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耄思歸者先遣之僉對曰願留帝大悅書成宰尋告歸帝命馳傳還里年九十六乃卒張美和名九韶清江人用薦為縣學

教諭升國子監助教擢翰林院編修致仕時年八十三帝諭之曰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今去矣朕將誰從其倚眷如此揭軌臨川人字孟同以明經授清河主簿升知縣歸教授生徒時臨川許中麗字仲孚錄唐元二代詩兼采時人所作題曰光岳英華集軌序之謂詩自漢魏而下莫盛于唐唐之後莫盛於元蓋於宋金之詩無取焉

徐賁傳

徐賁字幼文自常州徙吳善畫山水工詩張士誠辟之遂偕張羽入吳興羽居菁山賁蜀山築精舍于山麓洪武七年用薦起命廉訪山西歸檢其槖惟紀行詩一卷而已除給事中改監察御史按廣東尋改刑部主事出為河南布政司左參政進左布政使大將軍師出洮岷次河南以所司犒勞不時愬于帝竟下獄死賁留吳時家望齊門外與高啟王彝王行宋克閭巷相接日流連於文酒故以北郭名其詩集時張羽楊基亦來吳四方

士聞之多卜鄰於是號北郭十友十友者長洲宋克字仲溫工章草隸書擊劍走馬彈下飛鳥自號南宮生張士誠欲致之不能得洪武初徵爲侍書出同知鳳翔府事崑山陳則字文度洪武六年以秀才舉任應天府治中擢户部侍郎尋謫大同府同知遷知府永嘉余堯臣字唐卿呂珍保越堯臣居其幕下已而入吳洪武初官新鄭縣丞無錫呂敏字志學不肯服元時服深衣幅巾爲道士洪武初掌其縣教諭其一則釋道衍也

袁凱傳

袁凱字景文松江華亭人幼孤力學能詩常熟岑大本賦白燕詩為楊維楨所稱凱見笑曰未見體物之工也更賦一首維楨亟賞之一時流播人呼袁白燕洪武三年以布衣拜監察御史上疏曰國家戡定四方固資將帥之力今天下既平將士多在京師精悍有餘其於君臣之禮尚未悉究臣請于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朔望朝罷諸將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

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而不自知也又曰小人犯罪固不可赦若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養其廉耻以收他日之功帝嘉納焉遂勅省臺腴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士説書一日帝慮囚畢命凱送皇太子覆審太子遞減之凱還報帝問曰朕與太子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帝以凱持兩端心不懌凱懼託疾歸帝使人詗之佯狂得免凱貌癯而長身有才辯善謔歸田後恒背戴方巾倒騎烏犍往來泖水上登九

峰好事者圖以入畫凱詩絕去雕飾論者推為明初詩人之冠同時華亭以詩名者蜀府教授顧祿字謹中甞過鄱陽湖賦詩太祖聞之命盡進所作披之便殿遂以經進名集楚府左長史管訥字時敏從楚王破銅鼓蠻諸將欲殄其餘黨訥固爭得免王曰管長史一言活萬人必有後已而生子名延枝楚王育之宫中長為府紀善兩人者方之凱其詩遠不逮也

孫蕡傳

孫蕡字仲衍廣州順徳人何真保南海征南將軍廖永忠兵至蕡為真作書歸附永忠遂徵蕡教授廣州洪武三年舉鄉試授工部織染局使遷虹縣主簿選入為翰林院典籍同修洪武正韻應制賦醉學士歌稱帝意既而復外補平原主簿坐事逮繫被旨輸左校版築蕭牆蕡望城門謳吟為粤聲督工者以聞召至帝前陳所歌詩皆忠愛語釋之十五年授蘇州府經歴涼國公藍玉嘗索蕡題畫玉誅蕡坐黨人伏法蕡以詩雄嶺表與河

東王佐彦舉番禺黄哲庸之李德仲修趙介伯貞結社
南園開抗風軒延一時名士所謂南園五先生也佐以
父官南雄占籍南海何真聘掌書記洪武初徵授給事
中帝賜學士宋濂黄馬親為作歌命諸臣和佐詩成帝
覽之特喜賜鈔一錠佐性不樂仕進居官二載恒曰早
朝何如晏起章服詎勝蓑衣乃告歸帝復賜以鈔佐篤
于行父殁貧不能殮有廖元正者為治喪事厝其棺于
南雄之五里山佐事元正如父元正死哀慕終其身哲

好山水徧尋嶺表諸名山既而北游止秦淮李善長汪廣洋交薦于太祖吳元年除翰林待制侍太子讀書尋兼典籤洪武初使青徐尋出知東阿縣遷東平府通判上疏言時務帝怒放歸尋召回山東以他事詿誤寘于法晳北游時倚篷聽雪詫曰天下自然之竒音也歸構軒名聽雪篷學者稱雪篷先生德爲詩效李白李賀孫蕡嘲之曰子真混元皇帝雲孫也以薦除洛陽典史遷濟南府經歷自陳年老改就漢陽教諭秩滿改義寧縣

教諭介屢薦不起坐累被逮道經南昌卒以子純貴贈
監察御史賁之被戮也其弟子新會黎貞抱持其尸裹
之以衣殯于安山之陽貞字彦晦嘗署縣學訓導事辭
去築釣魚臺于宅南尋坐累戍遼東比釋歸將抵家已
暮取舟中酒先登所築臺對月獨飲久之始叩門入貞
嗜酒自號陶陶生一曰秫坡居士又唐豫者字用之亦
賁之弟子有孝行家居定鄉約以屬鄰里冠昏喪祭必
準古人父在子雖老不得坐毋博奕毋飲酒輸公賦必

先鄉人化之稱曰樂澹先生

王蒙傳

王蒙字叔明湖州人趙孟頫之甥也敏于文不尚絜度工畫山水兼善人物少日賦宫詞仁和俞友仁見之曰此唐人佳句也遂以妹妻焉元末官理問遇亂隱居黄鶴山自稱黄鶴山樵洪武初知泰安州事蒙嘗謁胡惟庸於私第與會稽郭傳僧知聰觀畫惟庸伏法蒙坐是被逮瘐死獄中郭傳一名正傳字文遠洪武七年帝御

武樓賜學士宋濂坐謂曰天下旣定朕方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其議論根據六經異才也旣而濂持其文以進帝召見于謹身殿授翰林應奉直起居注遷兵部主事再遷考功監丞進監令出署湖廣布政司右參政

林鴻傳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以人材薦授將樂縣儒學訓導歴禮部員外郞性脫落不善仕年未四十自免歸

閩中善詩者數十才子鴻為之冠十才子者閩鄭定侯官王褒唐泰長樂高棅王恭陳亮永福王偁及鴻弟子周玄黄玄時人目為二玄者也鴻之論詩大指謂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少秋實惟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寳間聲律大備學者當以是為楷式閩人言詩者率本之鴻晉府引禮舍人無錫浦源字長源慕鴻名踰嶺訪之造其門二玄請誦所作曰

吾家詩也以告鴻鴻延之入社鄭定字孟宣嘗為陳友定記室友定敗浮海亡交廣間久之還居長樂洪武中徵授延平府儒學訓導歷齊府紀善遷國子助教王褒字中美鴻之兄子壻也長沙學官遷知永豐縣永樂中召入預修大典擢漢府紀善唐泰字亨仲洪武二十七年進士除行人歷陜西按察司副使王恭字安中隱居七巖山自稱皆山樵者永樂初以儒士薦起待詔翰林年六十餘矣王偁謂曰君得毋以會稽章綬故來邪對

曰山中斧柯幸無恙也與修大典書成授翰林院典籍

陳亮字景明自以故元儒生明興累詔不出作陳愽傅以見志結草屋滄洲中與三山耆彦為九老會終其身獨不仕黄玄字玄之將樂人聞鴻棄官歸遂攜妻子居閩縣以歲貢官泉州儒學訓導周玄字微之閩縣人永樂中以文學徵拜禮部員外郎嘗校書千卷止高棅家讀十年辭去盡棄其書曰在吾腹笥矣同時趙迪林敏

陳仲宏鄭闗林伯璟張友謙亦以能詩聞皆鴻之弟子

王偁傳

王偁字孟揚父翰仕元為潮州路總管元亡浮海入閩留永福山中為道士者十年太祖聞其賢詔有司强起之翰義不仕二姓自刎死偁中洪武二十三年鄉試例當入國子監乞歸養母母歿廬墓六年太宗即位以近臣薦召至京授國史院檢討會修永樂大典命充總裁官久之坐罪謫交阯英國公張輔辟居幕下偁詩文最為解縉所喜縉出為參議督餉化州言偁于輔檇之入

廣東縱游山水文皇帝聞之逮繫下獄幷及僩在獄數年竟瘐死其自述誄曰日者以干支推定人禍福生死謂吾年日皆庚迨于丙歲在閼逢罹于鶉火其弗延矣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晝夜之理吾曷念之述其系用自誄極以呼天之辭俾後之爲螻蟻爲烏鳶爲陽侯所汩爲回祿所焚或逐其體或招其魂或藏其衣冠庶令有考憫其志而哀之焉嗚呼孟揚古之人怙才者恒困于勿施志大者顛頓之屢躋爾之古人之才而尚

其志焉得不奇于時而諉于戾而負而君而負而親嗚呼誰其白之悠悠蒼天讀者爲之隕涕

孫作傳

孫作字大雅後以字行更字曰次知江陰人至正末挈家避兵于吳盡棄他物惟載敝書兩簏而已張士誠聞而稟祿之以母病謝去居松江洪武六年用禮部尚書牛諒薦名修日歴書成當授翰林院編修作以老病乞外遂除太平府儒學教授八年春選天下學官内任作

與馬廷對第一授國子監助教尋命分教中都召還擢
國子監司業十三年坐罪廢為民十七年起翰林待詔
終長樂縣儒學教諭作為文醇正謹嚴動有據依弗苟
異同或數年不獲一字及遇得意窮日夜筆硯不輟家
人讓之則曰吾生丁亂離復憂饑寒既無益于時又無
聞於後是豈天所以生我意哉著東家子十二篇宋濂
比之法言通書其座右銘曰多言欺之厳也多思欲之
累也潛靜以養其心強毅以篤其志去惡于人所不知

之時誠善于己所獨知之地毋賤彼以貴我毋重物以輕身毋徇俗以移守毋矯偽以喪真能忍所不能忍則勝物能容所不能容則過人其自賛畫像曰貧至於屢空而心富如萬鍾千駟長不踰中人而志可奪三軍之帥此何得而然哉葢庶幾乎自逰而無媿門人稱之曰清尚先生作同縣人張宣初名瑄字藻仲洪武初以考禮徵尋入史局修元史時同館皆老成耆儒宣年獨少帝親書其名召至殿廷授翰林編修呼爲小秀才奉詔

歸娶其妻松江府儒學訓導邵亨貞女也宣後坐事謫
濠道卒

葉子奇傳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用薦授巴陵主簿嘗作太玄本
旨究通衍皇極之說儒者稱之洪武十一年春有司祭
城隍神羣吏竊飲豬腦酒縣學生發其事子奇適至以
株連就逮獄中用瓦磨墨有得輒書事釋家居續成之
號草木子其書稽上下之儀星躔之軌律歷推步之驗

陰陽五行生尅之運海嶽浸瀆戎貊希有之物神鬼伸屈之理土石之變魚龍之怪旁及釋老之書而歸于六籍兼記時事失得兵荒菑異曰草木子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自況其生也里人王毅者字剛叔從許謙游受理一分殊之旨子奇學于毅歎曰聖賢之學不貴多閗以靜為主因自號曰靜齋

王洪傳

王洪字希範錢唐人八歲能文從胡粹中授春秋洪武

三十年中進士除行人遷吏科給事中改翰林院檢討會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官歷修撰侍講尋左遷禮部儀制司主事尚書呂震奉命巡行陝西部務多決于洪帝奇其才詔作佛曲序洪難之爲同官所擠不進用得末疾以卒洪敏于才在翰林時帝方懷柔遠人屬國以方物貢者不絶麒麟白澤騶虞芝草醴泉凡有歌頌以命洪輒立就與解縉王偁王璡王達號東南五才子偁最自負獨推重洪不敢與齒洪嘗與常熟張洪論詩自

誦所作比於漢魏張㢠之末答復曰終不作六代語答曰子詩傍李白門牆尚未窺其奥也洪始屈服病亟時帝賜之藥物及卒賜以棺且給舟楫歸其喪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中以人才舉除大同府學訓導入為國子監助教文皇帝即位用姚廣孝薦擢翰林院編修帝問建文君過失對曰可與為善但輔導非其人爾與修高皇帝實録遷侍讀學士修大典充總裁官帝視太學坐彛倫堂行養老之禮達因獻視學頌永樂三年秋與王

景同為應天考試官四年春會試天下士復為考試官
五年夏以疾卒達性恭慎不飲酒薄滋味晚自號耐軒
又曰天游道者居大同著筆疇三十二篇意主柔伏退
遜頗近老氏之旨洪雖抗節立朝志甚早遜其後縉偁
璡三人皆獲罪死達與洪獨考終焉張洪字宗海擅經
學洪武中坐事戍雲南以薦為靖江王府教授永樂初
以行人使日本還奉詔諭緬甸那羅塔六往始聽命仁
宗即位召入為翰林修撰年七十致仕

高棅傳

高棅字彥恢長樂人永樂初自布衣名入翰林為待詔更名廷禮別號漫士久之遷典籍性善飲喜談謔工書畫尤專於詩嘗為唐人所作以體類從依世次定品目初唐為正始盛唐為正宗為大家為名家為羽翼中唐為接武晚唐為正變為餘響方外異人等為傍流書成曰唐詩品彙凡九十卷拾遺十卷又擇其尤合格者為唐詩正聲十二卷論者謂其詩音節可觀神理未足然

棟之言曰金鳳䑐詩恒欲窺唐人之籓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疊間茫然弗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登頓進退周旋歷數十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歷歷可指數蓋其學之專如是終明之世館閣宗之

王紱傳

王紱字孟端無錫人博學工歌詩能書寫山水竹石妙絶一時洪武中坐累戍朔州永樂初用薦以善書供事

文淵閣久之除中書舍人紱未仕時與吳人韓奕為友隱居九龍山遂自號九龍山人於書法動以古人自期畫不苟作游覽之頃酒酣握管遇長廊素壁淋漓霑灑有投金帛購片楮者輒拂袖起或閉門不納甚至詬厲勿顧也人有諌之者紱曰丈夫宜審所處輕者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在京師月下聞吹簫聲喜甚乘興寫竹石圖明旦訪其人贈之則估客也客以紅氍毹為餽請再寫一枝為配紱笑曰我為簫聲訪汝以簫材報汝汝俗

子也索前畫裂之還其餽一日退朝黔國公沐晟從後呼其字紱不應同列語之曰此黔公也紱曰我非不聞之是必與我索畫爾晟走及之果以畫請紱頷之而已踰數年晟復以書來紱始為作畫既而曰我畫直遺黔公不可黔公客平仲微者我友也以此寄之俟黔公與求則可耳其高介絶俗如此崑山夏㫤者亦善畫竹石亞于紱畫竹一枝比之金一鋌然人多以餽遺得之識者勿予也㫤字仲昭永樂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尋除

中書舍人轉吏部考功主事出知瑞州府入為太常寺少卿進太常寺卿昺與上元張益同中進士同以文名同善畫竹其後昺見益石渠閣賦自謂不如遂不復作賦益見昺所畫竹石絶倫亦遂不復畫竹益死土木之難仲微名顯錢唐人嘗知滕縣事謫戍雲南其詩頗豪放自喜雲南詩人稱平居陳郭顯其一也

沈度傳

沈度字民則弟粲字民望松江華亭人兄弟皆善書度

以婉麗勝粲以遒逸勝各臻其妙度博涉經史為文章尚平澹絶去浮靡洪武中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岷王具禮幣聘之數進諫未幾辭去都督瞿能延之教子弟遂與偕入京師時文皇帝初即位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入翰林給廩禄度與吳縣滕用亨長樂陳登同與選於時觧縉胡廣梁潛王璡皆工書度至最為帝所賞名出朝士右日侍便殿凡金版玉冊用之廟庭藏祕府頒屬國必命之書遂由翰林典籍擢檢討歷修撰遷侍

講學士粲自翰林待詔遷中書舍人擢侍讀進階大理寺少卿兄弟並賜織金衣鏤姓名于象簡泥之以金贈父母如其官馳驛傳歸告于墓崐山夏㫤者字孟暘與其弟㫤以善書畫閒同官中書舍人時號大小中書而度粲號大小學士度性敦實謙以下人嚴取與有訓導介其友求書請識姓氏于上度沉思曰得非曩許奏有司者邪遽却之其友固請終不肯書姓字在内廷備顧問必以正對粲篤于事兄已有賜輒歸奉其兄度子藻

官中書舍人用亨初名權字用衡精篆隸書被薦時年七十矣召見大書麟鳳龜龍四字以進又獻禎符詩三篇授翰林待詔與修永樂大典用亨善鑒古嘗侍帝觀畫卷未竟衆目為趙伯駒用亨曰此王詵筆也至卷尾果然登字思孝初仕羅田縣丞改蘭谿再改浮梁選入仍給縣丞祿歷十年始授中書舍人登之入也用亨自詡篆籀視天下無踰之者且恃年高數於人前面折登登勿與校至三日猶不已從容進曰登幸辱在此頗有

所質乃就用亨言戾於說文者十數事援許氏說證之用亨乃屈服登於六書本原博考詳究用力甚勤自周秦以來殘碑斷碣必窮搜摩搨審度而辨定之得其傳者太常卿南城程南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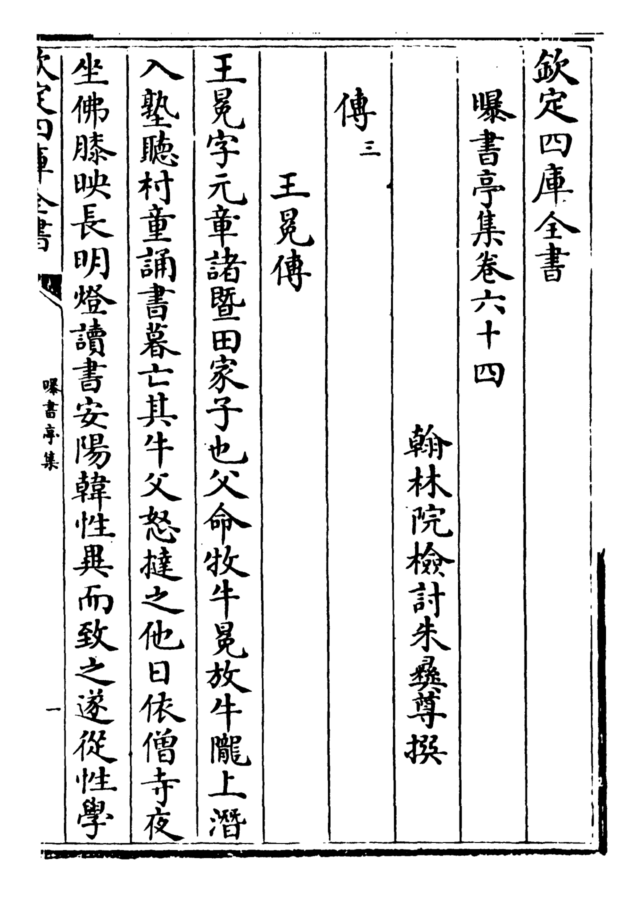
劉溥傳

劉溥字原博長洲人祖彦敬以醫事文皇帝溥八歲能賦詩長隨祖父游學兩京宣德初授惠民局副使其詩初效西崑體久益奇縱里人劉珏字廷美仕為山西按

察司僉事工唐律人目為劉八句尤善鑒古書畫藏有終南山進士圖際歲除溥題長句其上珏懸之於堂明日賓客賀正者爭裂門籍紙寫之而去珏笑曰此耗紙鬼也於時海寧蘇平字秉衡平弟正字秉貞崑山沈愚字通理蜀人晏鐸字振之慈谿王淮字柏儀真蔣忠字主忠同里鄒亮字克明中都湯胤勣字公讓淮安王貞慶字善甫皆以能詩聞胤勣最豪伉不可一世亮每以氣凌之淮與之辨論或移日不相下及見溥輒俛首服

溥精天文律歷之學正統十二年京師産牛五足一足生於領蹏反向上溥占之曰小人在上戎狄横越二年帝自將北征溥從羣臣拜伏道左見日旁氣中黑外赤溥愈憂之乃賦送駕詩見志俄有土木之變於是言者交薦不報久之調太醫院吏目肩勳東甌襄武王和之曾孫貞慶駙馬都尉永春侯寧之子鐸亮皆官監察御史餘俱不仕時號十才子

曝書亭集卷六十三



曝書亭集卷六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傳三

王冕傳

王冕字元章諸暨田家子也父命牧牛冕放牛隴上潛入塾聽村童誦書暮亡其牛父怒撻之他日依僧寺夜坐佛膝映長明燈讀書安陽韓性異而致之遂從性學

通春秋嘗一試進士舉不第焚所為文讀古兵法恒著高簷帽衣緑蓑衣躡長齒屐擊木劒或騎牛行市中人或疾其狂同里王艮特愛重之為拜其母艮為江浙檢校冕往謁履敝不完足指踐地艮遺之草履一兩諷使就吏禄冕笑不言置其履而去歸迎其母至會稽駕以白牛車冕被古冠服随車後鄉里小兒皆訕笑冕不顧也所居倚土壁皮釜執爨養母教授弟子以為常髙郵申屠駉任紹興理官過錢塘問交於王艮艮曰里有王

元童者其志行不求于俗君欲與語非就見不可駉至即遣吏自通冕曰吾不識中屠君謝不見駉乃造其廬執禮甚恭冕始見之居歲餘投書謝駉東游吴浮江上潛嶽遂北至燕泰不華薦以館職冕曰公愚人哉不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禄為翰林學士危素冕不識也居鐘樓街冕知之一日素騎過冕冕揖之坐不問名姓忽曰公非住鐘樓街者邪曰然冕更不與語素出或問客為誰笑曰此必危太樸也吾嘗誦其文有詭氣今觀

其人舉止亦然冕善詩通篆籀始用花乳石刻私印尤長畫梅以臙脂作沒骨體燕京貴人爭求畫乃以一幅張壁間題詩其上語含諷刺人欲執之冕覺乃亟歸謂友曰黄河北流天下且大亂矣攜妻孥隱會稽之九里山號煮石山農命其居曰竹齋題其舟曰浮萍軒自放鑑湖之曲太祖既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山居人奔竄冕不為動兵執之與俱見大海大海延問策冕曰越人秉義不可以犯若為義誰敢不服若為非

義誰則非敵太祖閗其名授以諮議叅軍而冕死矣

朱彝尊曰當元之季多逸民冕其一也自宋文憲傳出世皆以參軍目之冕亦何嘗一日參軍事哉讀徐顯稗史集傳冕蓋不降其志以死者也因别為傳上之史館冀編纂者擇焉

楊維禎傳

楊維禎字廉夫會稽人家鐵厓山下父宏築層樓俾讀書其上里人謂曰書樓楊泰定四年以春秋登進士第

除天台縣尹元進士授縣尹蓋自維楨始改錢清場鹽司令久不調偕道士張雨縱游西湖至正初修遼金宋三史史成正統迄無定論維楨著三史統論謂元之大一統在平宋不在平遼與金統宜接宋不當接遼歐陽玄見之曰百年公論定於此矣遷江西儒學提舉道梗不行避地富春山徙錢塘張士誠聞其名招之不往報以書曰閣下乘亂起兵奬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辭以閣下所為有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

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姦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閤下之足與有為也雖然為閤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為閤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為閤下宗族姻黨者無制祿之法有姦位之權矣假佞以為忠託詐以為直飾貪虐以為廉最可畏者動民力以摇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六者有一足以喪邦閤下不可不省也夫當可為之時有可乘

之勢迄無成效其故何與為閣下計者少而自謀者多也維楨老且病爵禄不以干閣下幸采其言小可以為錢鏐大可以為晉重耳齊小白否則身犯六畏不有内變必有外禍始憶維楨言嗚呼晚矣士誠得書不能用亦不罪也繼忤丞相達實特穆爾乃徙松江周游山水獲斷劍鍊為笛冠鐵葉冠衣兎褐吹之作迴波引遂號鐵笛老人或自呼老鐵亦曰抱遺老人又曰東維子其為詩戛戛自喜不蹈襲前人性不嗜飲頗溺於音樂行

輒以歌伎隨好汲引人物嘗曰吾門能詩者南北踰百人求若山陰張憲吴下衣華輩不能十人又曰吾求詩于東南永嘉李孝光錢唐張雨天台丁復項炯毘陵吴恭倪瓚可謂有本者矣近復得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謙郭翼而吴興得郯韶也洪武二年編纂禮樂書别徵儒士修元史帝遣翰林院侍讀學士詹同奉幣詣其門台之辭不赴明年有詔敦促賜安車詣闕廷留四月禮書條目畢史統亦定遂以白衣乞骸骨帝許之仍給

安車還抵家而卒維楨徙松江與錢唐錢惟善里人陸居仁相倡和惟善字思復至正元年省試羅刹江賦時鎖院三千人獨惟善据枚乘七發辨錢唐江為曲江由是得名號曲江居士官副提舉張士誠據吳遂不仕居仁字宅之中泰定三年鄉試隱居教授自號雲松野褐兩人既歿知府事林公慶舁其棺與維楨同葬干山之東麓人目為三高士墓

徐一夔傳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以文見知危素授以建寧教授

牒吳元年六月詔儒臣纂禮書勅中書省舉素志高潔

博古通今士非深知經術者勿遺於是一夔首被徵開

局于天界寺草創既就而還會元史成而元統後無事

蹟可徵將有事續修王禕以一夔薦一夔報以書曰執

事自漳州被名纂修元史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

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十三朝悉本

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授官或還山去獨

順帝三十六年事無實錄可據分遣使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采擇足成一代之書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且云執事以僕為善叙事薦之當路夫為總裁薦人此固其職然何為而及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患之近世論史者謂莫切于日歷日歷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歷日歷之設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

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法而起居注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歷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荅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錄又慮其出于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子所以

處曰歷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
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歷慎重如此日歷
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于此他年實錄之修取
于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為
精確也元朝制度文為務從簡便不置日歷不置起居
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
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尚幸天歷間詔修
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為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

其書止于天歴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實録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纂修之士其成此十三朝史不難矣若夫順帝三十六年中事既無實録又無參稽之書惟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其言未必馴其首尾未必貫雖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于後誠恐不能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

大作行步不前謹奉狀左右乞賜矜察別求有史材者
成此厥典幸甚一夔復至京師洪武三年九月大明集
禮成五年試職杭州府儒學教授六年復就職命編纂
日歷成得實授官并賜文綺繒各三裴錢六緡十六年
帝以靈谷寺初建勅一夔自杭州撰碑文以進稱旨賜
帔衣采幣一夔工于文深而不刻質而不俚其言曰理
足而言暢斯天下至文也臨文而後索理理惡乎粹惟
夫求諸經而有得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立言之

旨融而攝之方寸之間而吐之脉翰則其爲言自不患
其不醇矣彼以才驅氣駕爲高者坐于造理不深故爾
君子以爲篤論禮局共編纂者新喻梁寅孟敬永豐劉
于允恭贛州劉承直宗弼廬陵周子諒子諒清江劉永
之仲修淳安魯淵道源錢塘劉儼敬思會稽錢宰子予
胡行簡董彝蔡深滕公琰當元之季一變自天台徙嘉
興於時嘉興人鮑恂居郡城之西溪貝瓊居千金圩郁
遵居商陳村朱克恭居澄林王鏞及弟鈞居梅溪濮仲

温父子居濮市豐于資集一時名士為聚桂文會以文卷赴者五百餘人請楊維楨評其優劣四方避地者桐廬姚桐壽居海鹽之峨溪崑山顧德輝居合溪温州陳秀民居竹鄰菴閩卓成大居覽川江陰孫作居南湖而東平牛諒河南髙遜志江都丘民錢塘陳世昌會稽唐肅江漢皆來僑居一夔卜宅于春波門外白苧里四明周棐以陸宣公書院山長留檕林鹽城秦約教授崇德日以文酒相酬和桐壽稱曰樂郊云

劉永之傳

劉永之字仲修清江人家饒于貲既冠未知學過婦翁家新淦練高者早有才譽永之友壻也翁與視高而庸衆人遇永之永之歸發憤就學寒暑晝夜不懈數年學大進尤長春秋與梁寅往復辯論經義寅授以書永之報曰日以春秋本旨序呈之左右及奉還示詞累數百言若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其所弗逮然蒙固之見有未盡白而明諭有不可不復者敢略布之執事之言曰

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與否諸侯之列序與否大夫之登名與否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執事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無疑其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迹也夫春秋之為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㫖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修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王法由之而明亂逆由之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

弗可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誰知宗予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猶夫人之臣子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不為僇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過宋而微服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傲當世哉葢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弒逆也書曰趙盾弒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弒逆也太史死者三人卒書曰崔杼弒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況於魯有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為訓莫過於魯史具當世之治亂興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録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

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其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

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興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録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録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離而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

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賓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鄟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録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録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賓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

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寔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為難知也夫所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辨于萬世顧乃有隱微難知

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僕之愚不敢以為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可自為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自為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略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

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略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于公羊何氏者幾希大較説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

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為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會之益鑿也以以為見諸行事以為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煅鍊之益深也以為美則强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為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若後世法

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寛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瘅惡冀述而傳于後則以删詩定書賛易同其狂僭而為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夫褎譏予奪之説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説時覈其繆妄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寅得書無以難也永之與南昌劉崧萬石大梁辛敬襄城楊士弘江寧周

湞泰和王佑及高爲詩友文譽遠出高右兼工書法篆楷行草皆有師承輕于財貨施連郡縣已獨泊然布素日靜處一室以翰墨自適客至不具盛饌酒數行論文賦詩焚香鼓琴而已嘗一至京師宋濂亟稱其文欲留之以耳聵辭歸後以子奉獲罪籍其家奉死永之當徙萊州行至桃源病卒

趙撝謙傳

趙撝謙名古則更名謙餘姚人宋秦悼惠王之裔幼孤

貧寄食山寺與學佛者同學長游四方樂取友人有一善一能輒往訪隆寒溽暑恒徒步百餘里與朱右謝肅徐一夔輩定文字交天台鄭四表善易則從之受易定海樂良鄞鄭真明春秋山陰趙俶長於說詩迮雨善樂府廣陵張昱工歌詩無為吳志淳華亭朱芾工草書篆隸撝謙悉與為友博究六經百氏之學尤精六書其言曰水火之生人不可一日無之而不汲汲者以其随取随足故衆人昧焉惟聖人于易坎離始終明之字書之為

用亦若水火人顧不察爾又曰士人為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本識字六書明然後六經如指諸掌矣隱居鴈山萬書閣築考古臺取諸家論著證其得失作六書本義繼成聲音文字通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共著書三百餘卷時目為考古先生洪武十二年命詞臣修正韻㧑謙年二十有八應聘入京師衆以年少易之㧑謙亦自信其說不為貴顯者所奪以是不見録授中都國子監典簿宋濂獨遣其子璲從游歎

以為不及久之以吏部侍郎俟庸薦名為瓊山縣學教諭二十八年卒于番禺將終以書別瓊山弟子曰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為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還太虛其聚其散皆理數相推不能自已豈有所為而為者予身在太虛中如氷在水而今將為水矣氷與水時為之何所留亦何足戀聽其自然可矣撝謙卒時年四十有五其後門人柴欽以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進言其師所撰聲音文字通當采録遂奉命馳傳即其家取之

答禄與權傳

答禄與權其先乃蠻部主也與權博學强記善諧謔中元進士官秘書郎歷河北道廉訪司僉事居河南之永寧洪武六年春授秦王府紀善改監察御史帝賜以年酒并賜其妻羅衣紵衣各一襲盱眙縣民進瑞麥一莖二穗凡十六本與權上言此君臣興體同心之象又産于盱眙帝鄉里也宜薦宗廟帝是之秋與權上言伏羲神農黄帝號稱三皇咸德大業被萬世功莫大焉其在

祀典法施于民則祀之今天下社稷宗廟山川百神皆得享其祭顧躬祀三皇之禮闕焉宜于春秋躬行祀事上納其言下廷臣議於是禮部尚書牛諒議曰三皇開天立極有大功德于民京都有廟宜令太常掌之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黄帝以風后力牧配春秋享祀三皇以太牢配以少牢帝乃命建歷代帝王廟于皇城之西為室五中一室以居三皇焉七年夏出為廣西按察司僉事未行仍復任監察御史秋與權復上言古

之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曰禘禘也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故周祭太王為始祖推本后稷以為所自出之帝今陛下受命七年矣禘祭未舉宜命羣臣參考酌古今而行之帝復下廷臣議僉曰虞夏殷周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可行自漢唐以來莫能名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不過祫已祧之主序昭穆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禘祖之所自出

是則莫知祖所自出禘不可行矣今國家既追尊四廟而始祖所自出未有所考則禘難舉行遂止未幾擢翰林院修撰尋降典籍九年遷應奉十一年春以年老致仕自稱洛上翁

文淵閣大學士錢公傳

錢龍錫字稚文别字機山松江華亭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遷春坊諭德歴詹事府少詹事掌南院禮部侍郎魏忠賢亂政削奪去官莊烈

愍皇帝即位以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召既至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帝命定附逆諸臣案謂曰忠賢一豎何能為皆外廷力為諂附至此指黄羅囊示之曰此皆媚奄人實跡也龍錫遂取囊中章疏分罪重輕凡六等又慮獲罪者不明所罪之實或滋籲辯因請于諸臣姓名下各注所犯服其心逆案乃定袁崇煥之經略遼東也入見帝大言期以五年奏功龍錫疑焉退而詰之曰子方略宜何如崇煥曰不外東江關寧兩路進兵爾東

江者島帥毛文龍也曰舍關寧實地而問海道何也崇煥對曰譬如弈然局有四子東江其一也可則用之不可則有以處之二年五月崇煥行邊至雙島誘文龍至以餉金十萬犒其師自與文龍登舟相視山海形勢即舟中斬之上疏數其十二罪當死且云入其軍斬其帥古人之事臣僥為之臣出京時曾語閣臣龍錫矣當是時文龍擁兵自擅有跋扈聲崇煥一旦除之帝不之罪龍錫亦不置辯也其冬大安口失事京師被圍或言崇

煥之敍文龍陰為主欵地者會崇煥援師至求入見帝
愈疑之尋有旨縋城以入下獄訊叛狀於是御史高捷
劾龍錫與崇煥同謀龍錫疏請避位遂致仕去明年八
月崇煥既誅御史史𡎺論龍錫罪逮入詔獄論斬有司
設㡿于西市將用夏言故事既而緩決四年正月左中
允黃道周起自田間為白其冤疏曰陛下御極以來輔
臣負重譴者九人矣古者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
自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為引痛比者逮繫舊

輔臣龍錫銀鐺桎梏對簿法庭搶首獄吏此書傳以來所未之見也凡疆場事最難言矣一彼一此勝負何常閣臣坐綸扉遥度邊計不知能否成敗一旦坐誅後之閣臣必踟躕顧盼不敢以邊事自任且令邊帥得以罪諉閣臣後之邊帥有事必摭閣臣單詞隻語為口實令巷議謬悠謂殺龍錫為文龍報仇物情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為政府與日關臨阱不可也當充威時岳牧舉鯀貽禍滔天然放殛之餘未聞岳牧

係累煩臯陶之聽也陛下即欲威柄獨運亦何忍公孤就戮令四方傳者謂天朝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奏入帝切責之謫其官至五月天旱給事中劉斯崍又以請始釋龍錫于獄戍定海衛戍九年得旨歸里崇禎十七年九月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祁彪佳上言于福王曰伏見舊輔臣錢龍錫削奪為民正值崔魏亂政之時迨先帝嗣服起自廢籍進參機務著公忠之譽繼因袁崇煥斬帥一事為史𡎺等所誣衆論無不冤之夫以輔

弼大臣於督撫陛辭之日體訪諮詢亦其職爾若閫外生殺轉移呼吸先期豈能遥制如以一時問荅之單辭指為罪案將來帷幄之臣誰敢為國家諮訪一官肩任一事者此先帝解網于始減罪于終也至其屏居戍所絶無怨尤居鄉之日門庭肅清尤大臣所不多見者宜勅有司具禮存問以優先帝簪履之遺者也旋以病卒于家所著有䖍餘存稾

論曰當崇禎初戸部再疏請裁島餉龍錫獨言毛文龍

以本折百萬之餉遞減至三十五萬不可更裁請如數與之則龍錫未嘗排抑文龍可見也惟是逆案一定黨人之怨刺骨禍機一發幾殺其身可畏哉觀乎黄道周祁彪佳之所陳亦可信其無罪矣

崔子忠陳洪綬合傳

崔子忠字開予一名丹字道母别字青蚓先世萊陽人居京師補順天府學生員通五經能詩尤善畫華亭董尚書其昌異之謂非近代所有子忠益自重有以金帛

請者概不應也友人有官吏部者屬選人以千金爲子忠壽子忠投之地曰若念我貧不以凛粟與我乃以選人金污我邪卒不受史公可法家居過子忠舍見子忠方絶食乃留所騎馬徒步歸子忠牽馬于市賣之遂呼其友飲曰此酒自史道鄰來非盜泉也一日而賣馬之金盡絶食如初李自成陷京師子忠出奔鬱鬱不自得會人有觸其意者走入土室中匿不出遂餓而死

陳洪綬字章侯浙江諸暨人年四歲就塾婦翁家翁方

治室以粉堊壁既出誡童子曰毋汚我壁洪綬入視良久紿童子曰若不往晨食乎童子去累案登其上畫漢前將軍關侯像長十尺餘拱而立童子至惶懼號哭聞于翁翁見侯像驚下拜遂以室奉侯既長師事劉公宗周講性命之學已而縱酒狎妓自放頭面或經月不沐客有求畫者雖罄折至恭勿與至酒間召妓輒自索筆墨小夫稚子無勿應也嘗留杭州其友召之飲期于西湖上洪綬往遇他舟徑登其席坐上坐飲主人徐察之

知為洪綬也亟稱其畫洪綬大駭曰予與我不相識也拂袖去崇禎壬午入貲為國子監生明年還里既遭亂混迹浮屠自稱老遲亦稱悔遲亦稱老蓮縱酒狎妓如故醉後語及身世離亂輒慟哭不已後數年以疾卒朱彞尊曰予少時得洪綬畫輒驚喜及覯子忠所作其人物怪偉略同二子癖亦相似也崇禎之季京師號南陳北崔若二子者非孔子所稱狂簡者與惜乎僅以其畫傳也予友孫如銓常師事子忠道子忠二女皆善畫

而洪綬妾胡淨鬘亦能畫花草云

李无垢傳

李无垢錢塘人年少日曾入南京太醫院為醫士順治十三年春以二童子自隨負藥囊至梅會里榜其門曰太醫院李无垢總理内外大小十三科方脈里中醫嫉其大言謗者蠭起乃移寓萍橋僧舍予間訪之方注本草經多發新義與予論吉貝子不宜久服娓娓數百言予心韙其説是夏予妻馮孺人病熱七日不汗後七日

又不汗踰二旬矣勢轉劇諸醫皆云傷寒不可治請辦喪具予乃要君徒步登閣診視无垢笑曰君夫人所居閣四面俱木圍之木生火觸暑脈伏爾臟腑無他恙也亟以甘瓜井水投之可不藥愈從其言越宿而餔糜再宿至中饋如故既而予游嶺表比歸詢之則无垢客死吾里匲爲二童子載去所注書無存

朱彝尊曰予少日先舍人廣交游復社諸君子舟車相接于道是時海内多故江湖豪傑思以功名自見挾方

術遁跡人間一時詼奇怪迂之士往往識之迨長游學益多識四方奇士所未覯者良醫爾今耄矣回思往事李君庶其人與惜乎未盡其術以死而所著書人莫之傳也且夫醫難矣醫婦人尤難易目不辨病者之色耳不審病者之音止憑方寸之脈分陰陽決生死雖和緩且不能而庸醫乃敢自信吁可怪也述君一事雖未足槩平生然於切脈精矣為之傳毋使姓名泯沒焉

曝書亭集卷六十四